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淮南鴻烈集解

上

新編諸子集成

淮南鴻烈集解

上

劉文典撰
馮逸喬華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1997(2006重印)
(新編諸子集成)
ISBN 7-101-00451-2

I. 淮… II. ①劉…②馮…③喬… III. ①雜家 -
中國 - 西漢時代②淮南子 - 注釋 IV. B23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16577 號

新編諸子集成
淮南鴻烈集解
(全二冊)
劉文典撰
馮逸 喬華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9 $\frac{1}{4}$ 印張·4 插頁·527 千字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9001-12000 冊 定價:62.00 元

ISBN 7-101-00451-2/B·91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匯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入（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爲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

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為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書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點校說明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鴻烈，由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招致賓客集體編寫而成，於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獻上。劉向、劉歆父子校訂圖書，定名淮南內，置於諸子略內，後世遂稱淮南子或淮南鴻烈。

劉安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漢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年）被立為淮南王，漢書本傳稱他「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他與「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編著鴻烈之時，正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文帝、景帝及許多大臣「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之日，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就是當時的統治思想。在漢武帝初年做太史令的司馬談，深通黃、老之學，他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即黃、老思想作了如下的論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序四時之大順），采儒、墨之善（儒家序君臣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墨家彊本節用），撮名、法之要（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名家正名實），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東漢末年，高誘注淮南子，在敘中對全書內容作了簡明的概括：「其旨近

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淮南子一書的作者，在談到著書宗旨時指出：「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淮南子要略）可以說，淮南子一書是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的系統而詳盡的總結，是研究與「文、景之治」相適應的統治思想即黃、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

隋書經籍志著錄淮南子二十一卷，有高誘注和許慎注兩種。流傳至今的只有題名高誘注并有高誘敍的一種，據前人考證，其中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山、說林、脩務等十三篇爲高注，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間、泰族、要略等八篇爲許注。

淮南子有多種版本和注本，吳則虞考證爲一百六十二種，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是其中之一。

劉文典字叔雅，原名文驄，安徽合肥人，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二月，病逝於一九五八年七

月十五日。他一九〇六年進入蕪湖安徽公學學習，一九〇七年加入同盟會。一九〇九年赴日本東京求學，一九一二年回上海任民立報翻譯。一九一三年再次赴日，並參加中華革命黨，在孫中山處作秘書工作。一九一六年回國，經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並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一九二七年應聘出任安徽大學校長。一九二八年安徽大學學生罷課，蔣介石親自召見他，責令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嚴辦罷課學生。他當面頂撞，被關押起來。後經蔡元培力保，才得到釋放。一九二八年底回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二九年，經羅家倫介紹，到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同時在北京大學兼課。一九三八年，取道香港至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由於思想消沉，染上了吸鴉片烟的惡習，於一九四三年受鹽商之聘到磨黑中學（普洱中學）任校長，結果被西南聯大解聘。不久，由徐嘉瑞介紹到雲南大學文史系任教。全國解放前夕，胡適爲他辦好去美國的簽證，並買好了飛機票，出於對祖國的熱愛，他謝絕了。解放後，他的精神狀態一天比一天振作，被評爲一級教授，參加了九三學社，被選爲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劉文典治學態度謹嚴，受到學術界好評。淮南鴻烈集解是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完成的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莊逵吉校本爲底本，以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作附錄，袁輯王念孫孫詒讓俞樾洪頤煊陶方琦王引之錢大昕梁履繩桂馥孫志祖顧炎武劉績郝

懿行、胡鳴玉等二十餘家之說，并遍引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帖、意林、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爲佐證，資料豐富，條理分明，採擇亦屬精當，其中還有不少見解爲前人所未發，爲閱讀和深入研究淮南子提供了方便。

淮南鴻烈集解於一九二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我們這次整理，除加全式標點外，還參校了有關書籍，凡有改動及存疑之處，均一一出校。爲保持原書面貌，不另作分段。劉文典另有三餘札記，其中淮南子校補一百六十九條，淮南子逸文二十九條，今一併作爲附錄，以饗讀者。本書原來附錄的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仍予保存，置於全書之末。

點校者 一九八六年一月

淮南鴻烈集解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索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爲事近於機械，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躐躐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

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尚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吟擊，對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于漢代，時尚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逵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

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尚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齋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慎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顧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據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

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碣而運照』，俞樾校云：「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碣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倣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宋、明本皆作『元元至碣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馮莊本立說，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卽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倣真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鑊之以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

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高注云：「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莊達吉校云：「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叔雅校云：「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譌『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卷四，頁九。兌即今銳字。）此條精確無倫，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竝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孫詒讓校此句，謂

「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摻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甚淖而溇」，高注曰：「溇，亦淖也。夫饘粥多滯者謂溇。溇讀歌謳之歌。」莊遠吉引說文「溇，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滯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溇溇」，溇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勳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筋欲敵之敵」句鄭司農注「嚼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敵」，謂「嚼筋」爲漢時常語，卽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谿人習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自序

淮南王書博極古今，總統仁義，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惟西漢迄今，歷二千祀，鈔刊屢改，流失遂多。許、高以之溷濶，句讀由其相亂，後之覽者，每用病諸。雖清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而書傳繁博，條流踳散，卷分表異，檢覈難周，用使脩學之士迴遑歧塗，沿波討原，未知攸適。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綜緝，聊以錐指，增演前脩。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搆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竝皆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亂真越理，以是爲非，隨文糾正，用祛疑惑。若乃務出游辭，苟爲汎說，徒滋叢濫，祇增煩冗，今之所集，又以忽諸。管闕所及，時見微意，倘有發明，亦附其末。雖往滯前疑未盡通解，而正譌茵佚，必有馮依，一循塗軌，未詳則闕。名爲集解，合二十一卷，庶世之君子或裨觀覽焉！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合肥劉文典。

敘目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遠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遠吉云：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誤。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推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巖道，○莊遠吉云：古巖，巖字通。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遠吉云：本傳作：「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